

□ 12
476
9



十三經注疏

尚書五

仁12
476
9

12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召誥第十四

所讀文有胸那
春監卷五
向回收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

使

召公先相宅

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正義曰成王召公先相宅以作誥

作召誥

召誥

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

疏
成王至召誥○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史敘其事作召誥○傳武王至居焉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

以
18
9

學東

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河異物亦又可疑未即孰是故兩解之。轉相所至陳戒。正義曰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為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為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傳召公至作誥。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為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為即政後事。惟一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二月故傳言新即政也。惟一月既望。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於已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鎬胡老反見賢遍反下。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不見同。居周公後往。先。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臄越三息薦反又如字。

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明也月三日明生之於順來三月丙

午臄於臄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厥既得相卜所居。臄芳尾反又普沒反徐又芳憤反。厥既得卜則經營。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度待洛反朝直遙反處昌慮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

其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疏。惟二月至位成。正義曰惟其日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為二月二

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

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臄而月生明於臄三日戊申即

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

之納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為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浴
之位皆成矣○傳周公至紀之○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
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云予惟
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
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
衝光照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稱望也治曆者
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
言朔後之事則以朔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
在月十六日為多太率五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
之一耳此年入戊午歲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
日即為望是已丑為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
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歷數又術術前
月大者後月二月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
日月正相望也○傳於已至見考○正義曰於已望後六日
是為二十一日也步於已至見考○正義曰於已望後六日
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
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
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
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
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

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傳
肅明至所居○正義曰說文云肅月未盛之明故為明也周
書月令云三日粵肅肅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
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為
豐歷三月丙午肅又於肅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為
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
卜也○傳其已至位處○正義曰經營考工記所云匠人營
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
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
王城方九里無如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
玄兩說孔無明解未如命文又以前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為郊鄭
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
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
朝土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
臯門之內是詢眾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
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
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
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
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正義曰於戊申
後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

書疏十五

三

北為內故洛洹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

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眾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眾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周公順以常制也

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越二

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

貶於天有羊豕可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豕不見可知

羊豕一豕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稷社稷共牢。共音恭句故侯反。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

庶殷侯甸男邦伯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眾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

復人諸侯公卿並觀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復扶又云

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召公以幣入稱成

拜手稽首陳王所疏若翼至若公。正義曰順位成之明

宜順周公之事且至於洛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

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天之

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

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

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眾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

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眾殷皆勤樂

勤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眾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

入稱成王命以錫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

宜順周公之事。傳周公至洛洹。正義曰周公以順立成

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三日也其到洛洹在召公之後

七日不知初發錫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
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傳於乙至可知○正義曰
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
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
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
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
吉以為稷牛言用彼為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
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
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
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
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
祠于高禩皆據配者有羊豕也○傳告立至共牢○正義曰
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
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之以為社后稷能
殖百穀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
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
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
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也者
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豕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劉云后
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為后土豈句

龍為地乎社亦各后土地名后土各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
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
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
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
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
也○傳於戊至牧也○正義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
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
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時爽以賦
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
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
成周左傳稱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
意出於彼也賦斂謂賦功諸侯之賦也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
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為方伯
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節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
牧各命其所部○傳諸侯至周公○正義曰上云周公朝用
書命庶殷者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已大作諸
侯公卿乃並覲君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
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云乃復
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

人是觀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
 自此已上於王無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
 公俱至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
 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
 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
 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案鄭注周禮
 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玉大弓魯
 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傳召
 公至之事○正義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
 之意非王命幣既入即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
 知召公既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
 王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
 王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
 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
 云為戒成王錫周公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
 君等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
乃御事
 乃御治事為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
乃御事
 乃御治事為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

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大子此大國

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大子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
無道尤改之言不可不慎

無疆惟恤
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

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 嗚呼曷

其柰何弗敬
敬之欲其行敬

疏曰召公所陳戒王宜

順周公之事云我為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
 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為言也乃
 曰嗚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大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王
 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窮惟美亦
 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向其柰何不敬乎欲其長
 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
 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之衆也○傳歎皇至不愼○正義
 曰釋詁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
 改其大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
 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尤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
 故言天子雖大尤改之況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
 大故傳言天子鄭云言首者凡人皆云天子天子為之

首耳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

天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越厥後王後

民茲服厥命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厥終智

藏瘝在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夫知保抱

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言困於虐政夫知保

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

殺無地自容所以窮。夫知並如字注同籲音喻呼也號戶

高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呼天

反天亦哀之其願視天下有疏天既至用懋。正義曰更述

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改殷之事天既遠終大國殷

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

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後人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皆服

行其君之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

終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瘝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

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

號呼天告冤枉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困

窮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

力行敬者以為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言天至敬故。正

義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終殷之命而

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

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傳於其至不忝。正義曰先智

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

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之命

言不忝辱父祖也。傳其終至良臣。正義曰既言後王又

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以瘝從病類故言瘝病也

鄭王皆以瘝為病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傳言

困至以窮。正義曰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九人

人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

攜其妻以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言王當疾

悲呼天也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行敬德視

古先民有夏之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

厥命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今相

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

書疏十五

有殷

次復觀

天迪格保面稽天若

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

如

今時既墜厥命

墜其王命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

考

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

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

天道乎

王其至自天。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言至善

疏敬者為人主故戒王言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

有夏之君取大禹以為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安

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墜失其

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為法戒湯以能敬之故

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

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

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為王嗣位治政則無

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之言治曰王其考行

古人之德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順從天道乎

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傳夏禹

至王命。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安夏知夏禹能

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

尤迴向也則而為向義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

能同於天心也禹興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

墜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傳言

天至如禹。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

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畧文直言格保格

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傳童子至法之。正義

曰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末蒞政而言今沖子

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者是老稱無

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老人之言即下

云古人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

之德也 **民今休** 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為天所子其

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誠音咸 **王不**

敢後用顧畏于民若 王為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

任之為先若僭也又當顧畏於

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 **疏** 嗚呼至民若。正義

立美道成也。晷五咸反徐音吟 曰召公歎以戒王嗚

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復少小而為大為天所子愛哉言任

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畏于下民僭
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傳王為至道成。○
正義曰王者為政任賢使能有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為
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也。○
齊之意故為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
僭差禮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
立美道成美道。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言王今來
成即今休是也。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且曰其作大邑其
中。治直吏反下為治致治皆同。自時配皇天。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王厥有
上下其自時中又。其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疏。王來
成命治民今休。其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疏。王來
休。○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
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
正中之處故周公且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
大邑配上天而為治為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

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
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正義曰傳言
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為用。○傳稱周至為治
○正義曰王肅云且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
為且曰王者為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為配皇天也。天
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為配皇天也。天
子將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為大邑於土
之中其當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為治也。說周
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
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
日東則影夕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
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
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
城今河南縣是也。傳為治至致治。○正義曰祭法云有天
下者祭百神。天地為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為治當慎祀於天
地舉天地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
中大致治也。○傳用是至之美。○正義曰用是土中致治當
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民今
獲太平之美自且曰。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
至此述周公之意也。書疏十五

周御事

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終其戒言當

臣必和協乃可一。○比毗志節性惟日其邁和比殷

反徐扶志反近附近之近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化惟日其行。○令力呈反敬為所不可不敬之疏王先至敬德。正義曰召公既述

德則下敬奉其命矣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戒王今為

政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令

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命令不失其

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王當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其

德為下所敬則下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

命之不行故以此為戒。○傳召公至可一。○正義曰自今休

已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

召公自陳己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

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

者也周臣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執或疎忌周臣新舊不

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

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傳和比至其

行。○正義曰文承殷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

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

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日其

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

其性命勿使怠慢也。○傳敬為至命矣。○正義曰聖王為政

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

之教為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可

不敬也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不敬奉其命

矣民奉其王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

命是化行也于有殷言王當視夏殷法我不敢知曰有夏服

天命惟有歷年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知

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言桀不謀

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

有歷年夏言服殷言受明受商服行之互相兼也殷我

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

書疏十五

十

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

國命嗣若功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

之疏 我不至若功。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為不可

視于有殷皆有歷年長不與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

歷年戒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

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父已前

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不

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

可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殷之君受天命以

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

知亦王所知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

命亦是所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殷也夏殷短

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夏殷長短

之命以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為敬也。傳

言王至不長。正義曰相監俱訓為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

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

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

不長故也。傳以能至所知。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

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

云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言上天以道安人人主考天順之非

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

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

王猶夏之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

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指以告王故知

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所知也王說亦然 王

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

命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遺

唯季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

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人 知今我初服宅新

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

其惟王

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

亦敢殄

戮用乂民

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

若有功其惟王位

在德元

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

小民乃惟刑用于

天下越王顯

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

疏

王乃

顯。正義曰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王為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己來是自遺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為以授之命其命者智與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

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之位在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傳言王至猶是。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化比乎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己行善而來是自遺智命矣初習為善則惡矣若其為惡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傳今天至在人。正義曰命由天授遠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勤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多年惟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天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為吉病患為凶於王者則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天枉為難也。傳言王至歷年。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與疾敬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者

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傳勿用至秉常。正義曰勿用
小民非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為非常勞
役欲其重民秉常也。傳亦當至慎罰。正義曰聖人作法
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直犯罪之人亦當果敢致罪之以此
絕刑戮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為絕刑
戮之道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為不能果敢絕刑戮之
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傳順行至
之首。正義曰若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
相殷禹湯之功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
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為有德之首故王亦為首。傳
王在至光明。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
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王之為政民盡行
之是言治政於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
王道有光明也。

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

言當君臣勤憂敬德
曰我受天命大順有

夏之多歷年勿用廢
有殷歷年庶幾兼之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我欲王
用小民

言常有民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

百君子

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
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

人言民在下自上匹
之。讎字或作酬

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
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

王末有成命王亦顯

安受王命則王終有
天成命於王亦昭著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

能祈天永命

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
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

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奉如字

疏

上下至永命。正
義曰上既勸

又芳孔反供音恭徐紀用反注供待同
王敬德又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
言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廢有
殷之多歷年歲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
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愛
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
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
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勤恤
也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為昭著也我

非敢獨勤而已眾百君子皆然言我與眾百君子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受天多福也。傳言當至兼之。正義曰王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順勿廢也。傳拜手至匹之。正義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為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為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為此拜乃更言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與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為召公之謙辭訓為匹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立云王之諸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為齊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之。傳言我至永命。正義曰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眾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毛能愛養

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即欲慶之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召公先相宅卜

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相息亮反注及下同使所更反注遣使同作洛誥

洛誥 既成洛邑將致政成 疏 召公至洛誥。正義曰序

云周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

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

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

於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言周

公與王更相報答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錄周公與王

相對之言以為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

說往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畧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

傳召公至成王。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

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洛邑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鑄京或亦較七日。傳既成至之義。正義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成辰已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周

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

命

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辟必亦反。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

予乃膺保大

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

之疏

周公至民明辟。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既拜乃興而

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王居之為民明君之治言欲為民明君必當治土中故為王營洛邑也。傳周公至退老。正義曰周公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所據也。傳如往至已攝。正義曰如往釋誥文及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

已攝也天命周家安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為安定成
王幼少未能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傳
我乃至之治。正義曰：肅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在
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
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予惟乙
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此。我卜河朔。

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瀼水西，惟洛食。我使人卜

上，不吉。又卜澗瀼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
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河朔，朔北也。瀼，直連反。近附近之

近。我又卜瀼水東，亦惟洛食。俾來以圖及獻。

卜。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以所卜
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仲普耕反。徐敷耕反。

又甫耕。疏。予惟至獻卜。正義曰：周公追述立東都之事，
反下同。疏。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于洛邑。衆作

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
吉兆。乃卜澗水東，瀼水西，惟近洛而得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

亦使人卜瀼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
至洛，我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
立此都，王宜居之為治也。傳致政至之意。正義曰：下文
摠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在冬也。在冬發
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至洛，衆迫說始卜定都
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
傳我使至食墨。正義曰：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
公也。案上篇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
合龜非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
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卜河北黎水
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郊，鄆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
者，以帝王所都，不當厥邑。夏殷皆在河朔，所以博求吉地
故令先卜河朔，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瀼之間，南近洛，吉
今河南城也。基趾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
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
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顏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
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
義或然也。傳今洛至成王。正義曰：洛陽即成周，敬王自
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頑
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

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

也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

宅其作周匹休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

相宅其作周公既定宅伴來來視予卜休恒吉

以配天之美我一人共貞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

馬云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萬

十千為萬十萬拜手稽首誨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

為億言久遠拜手稽首誨言公來教誨之言。盡

子忍疏王拜手至誨言。正義曰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

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

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

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其宅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

美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成

王至之美。正義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

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

王尊敬周公答言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

邑之宅。傳言公至其美。正義曰周公追述往而遣使獻

卜於成王復疑公言言公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

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文者上來

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伴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

異。傳公其至久遠。正義曰言居洛為治可以永久公意

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之美言公欲令已作崩久遠美公

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

方里者萬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

萬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

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為億也。傳成王至之言。正義曰

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為求誨言而拜

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

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周公曰王

言王當始舉殷

家祭祀以禮典

書流十五

祀於新邑皆次秩不
在禮交者而祀之
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

曰庶有事
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
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
今王即命

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
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

者。日記上音越一音人實反
惟命曰汝受命篤

弼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惟天命我周邦汝
受天命厚矣當輔

其朋其往
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
無若火始燄

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
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

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
往

有辭
厚大成寬裕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

許亮反注同
周公至有辭。正義曰王求教誨之言公

惇都混反
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殷家

祭祀以為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者

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為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

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於洛

邑曰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次序有大功者

則列為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功臣功者政事由臣而立惟

天命我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

臣有功者記載之君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羣臣盡力於

於初即教之乃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令王躬自

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絕故丁寧戒之少子

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令常慎此朋黨之

事若欲絕止禁其未犯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既然燄

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順

此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攝政所為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

百官則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

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
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傳言王至祀之
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
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
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
此云祀於新邑始為此文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始
者謂於新邑始為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
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
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
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
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說始得用周禮故告
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
之而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
舉而祀之。傳我整至政事。正義曰時成王未有留公之
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整
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
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為此言冀
王為政善也。傳今王至民者。正義曰記臣功者是人主
之事故言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為王臨察臣下知
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

以致殷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為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
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為大祀謂有殊功堪載祀典
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是為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廷亦是也
。傳惟天至化之。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
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為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以厚
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輔大天也汝
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覆上記事以功
言之也欲令羣臣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
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化之也言盡自教化之者正己之身使
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化者政有大小恐王輕
大畧小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
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
先之。傳少子至已往。正義曰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
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朋黨敗俗為害
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慎其朋
黨令禁絕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為戒
也。傳言朋至以初。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
黨始發若火既初雖欲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

其復可絕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羣黨既成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傳其順至百官。正義曰考古依法為順常道號令治民為撫國事周公大聖動或軌則如我所為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為也。惟當用我所為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道法於百官也。傳往行至後世。正義曰此時在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為有功在官者當以福小急躁為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即歎譽成王之辭也。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

惟政事其差錯。公曰至爽侮。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惟慢不可治理。嗚呼前言已如是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奉上謂之享汝為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官諸侯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為下民之君惟為政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不承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否也。傳已乎至美業。正義曰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為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傳奉上至奉上。正義曰享訓獻也。獻是奉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盡也。言汝為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上。違上皆須記之。奉上當以禮按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為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上也。鄭

書疏十五

三

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所謂貢
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乃惟孺子

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
我為政常若不暇汝為小子當

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
之。頌音班徐甫云反馬云猶也棊音匪又芳鬼反汝乃

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
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

武剛反馬云勉也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

廢乃命
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汝往敬

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汝往居新邑

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
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被皮寄反又被美反

疏
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

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為政則汝是惟不
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為之乃可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

汝欲勉之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
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

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
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

。傳我為至用之。正義曰為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
人為政務在知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已

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王惟小子
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不暇行者欲合成王勉行

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
生民之為業雖復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

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
文云頌分也。傳汝乃至可長。正義曰成王言公其以予萬

億年言欲已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是勉力為
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勤行政教為可長久之道然

後可至萬億年耳覆之為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為勉。傳
厚次至奉之。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

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為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
是大聖無不順我道所為又合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

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行之。傳汝往至皆來。正
義曰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身

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合成王
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被寬裕之政則天下之民無間遠
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文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
裕政來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太
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王若曰公明保予

冲子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稱丕顯德以

予小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

反切韻博毛反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

處其眾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行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

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勞作穆

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

勤之教言化治。旁步光反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予冲子夙夜毳祀王若至毳祀。正義曰王

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疏以周公將退因誨之而請

留公王順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佳而明安我童子不可

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褒揚文

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眾故也其厚

尊大禮謂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此皆

待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地勤

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

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化治使如此也今若留

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

我無所能也。傳成王至去之。正義曰成王以周公誨已

為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王以公若

捨我而去則已政闔而治危故云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

也。傳言公至順天。正義曰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王自

量已身不能繼業言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佑助我用我小子

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分經為

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眾使之安土樂業也。傳厚尊至而行。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答公誨已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為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傳言公至化之。正義曰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為充此光亦為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而所以深美公也。傳四方至化洽。正義曰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民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也。傳言政至所能。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與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

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

疏

王曰公功至若時。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還說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傳公之至之功。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為非則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

命公後

我小子退坐之後使就君於

四方迪亂未定

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未彰是亦未能撫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民亂為四輔

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

疏

王曰公

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政事眾官委任之言。監工衛反注同。誕保文武受。輔。正義曰王呼周公曰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為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

世子為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眾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為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公也。傳我小至佑我。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為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為國君公當留佑我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傳言四至以去。正義曰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傳大安至倚公。正義曰文武受民之於天下今大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公也維者為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眾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為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也。王

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

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

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

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疏王曰公定至世享。正義曰王又呼公公

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

下皆樂公之功敬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助我

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

世享公之德矣。傳公留至公功。正義曰讀文以公定為

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

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

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

云肅進也。傳公必至之德。正義曰王言已才智淺短公

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置太平惟無厭倦其

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

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

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

文王所受命之民

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於汝大業

是所以不得去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

獻民

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

亂為四方新辟

作周恭先

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

曰

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曰其當用是土

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

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

我旦以眾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

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

疏

周公至孚先。正義曰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與而

為言曰王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今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

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禮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為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小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為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且以多眾君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成業使當其衆心為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為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傳拜而至得去。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為去以留為來故言王令我來來居臣位為太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為民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之留已乃為此事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傳於汝至已意。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已之意也。王於文王武王皆欲合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耳承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傳少子至賢人。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為政故言來訓典為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

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傳言當至推先。正義曰易稱曰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命王更復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爲軌訓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王戒成王使爲善政令後王崇重之。傳曰其至成功。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上市故言曰以起之。傳我且至推先。正義曰且是周公之名故自稱我且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爲衆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爲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爲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衆之心爲周家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考朕昭子刑乃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單文祖德俾來茲殷乃命寧

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

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

紜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音巨鬯勅亮反香酒也卣由手反又音由中樽也禋音因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紜告文武不經宿

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猷乃德殷乃引考

汝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猷於汝德殷乃長成爲周。邁工豆反厭於豔反注同馬云厭王俾殷乃承敘萬年其承觀朕

子懷德

王俾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至懷德。正義曰周公又說制祀授王使王奉之我所成明

疏

子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祀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我以時既太平卽以秬黍鬯酒盛於二卣罇內我言曰當以此酒須明紜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卽速告廟我不敢經宿則禋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汝王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爲政者無云

有遇用患疾之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於汝王之德
殷乃長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
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誨王之言
也。傳我所至安之。正義曰典禮治國事資聖人前聖後
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
也予斥成王下句並告文武兼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
意所以居土中者是文武使已來居此地周公自非已意也
文武令我營此洛邑欲使居上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
武而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武
之命以安民也。傳周公至說之。正義曰康誥之作事在
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
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罇也以黑黍爲酒糝
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酒二器明絜致
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
意以享謂之禋釋詩云禋敬也是明禋爲明絜致敬也太平
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
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欲令成王重其事厚
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
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則未祭實之於卣祭時
實之於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

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此經卣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
罇乃爲此辭故言曰也。傳言我至經宿。正義曰此申述
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敢經宿示虔
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
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
冬始成得還鎬京即文武是爲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
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且見太平即此日告
也鄭玄以文祖爲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
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傳
汝爲至爲周。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禋典故言
汝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遴遇也患疾之
道謂瘡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
爲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厭飽
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爲周。傳王使至終之。正義曰上
言天下民萬年厭飽王德此教爲王德使萬年令民厭飽王
德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之
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
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爲周勸勉王使終之
新邑 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
晦到。王在新邑馬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

書疏十五

烝

戊辰王在

烝

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

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

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賓殺禋咸格王

入太室禋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禋告神。王賓絕句殺

禋絕句一讀連咸格絕句太室馬云廟中之夾室禋官喚反王命周公後作冊逸

誥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一月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

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已下史所終述。受命絕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馬同鄭云文武

武王受命及周疏戊辰至七年。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公居攝皆七年述之周公歸政成王既受言誥之王即

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為冬節烝祭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駢

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

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為國君也其時

王尊異周公以為賓殺牲享祭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

廟之大室行禋之禮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

時王命周公後令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

於魯命為周公後也又摠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

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傳成王至晦到。正

義曰周公告成王令居洛邑為治王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

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

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訖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臘以

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

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

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

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傳明月

至魯侯。正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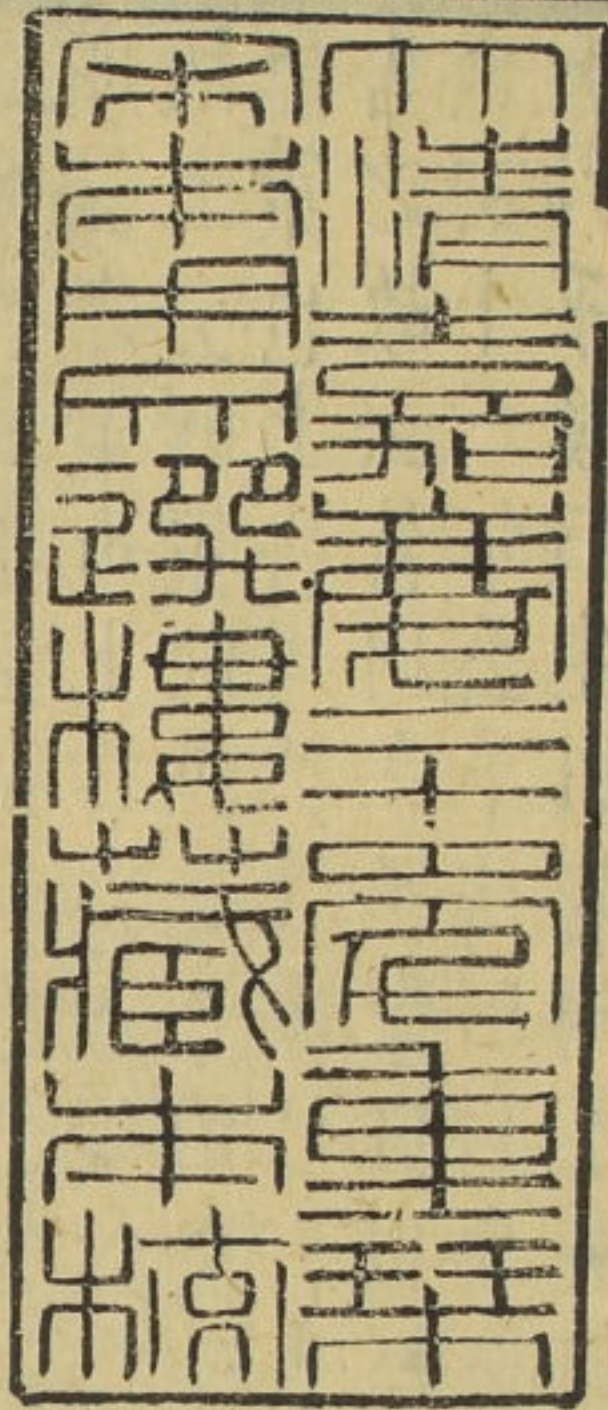
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曰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

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祇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大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為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驛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傳王賓至告神。正義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為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裸獻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裸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此經先言殺後言裸者殺者威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裸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

祭禮以裸為重故言王裸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裸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酌尸也禮酌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裸為重故特言之。傳王為至拜後。正義曰王為策書亦命有司為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詔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傳言周至終述。正義曰自戊辰巳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摠結之自戊辰巳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卷第十五



江西鹽法道胡稷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宋板作十四

召誥第十四 周書

然鼎之上

案鼎上疑有一字

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

古岳本宋板纂傳同毛本告作至非也作告正與疏合許宗彥曰曲

禮正義引亦作告

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顧炎武曰攻石經誤作公。案今石經作攻顧說非也

月當日衝光照

宋板光上有日字案宋本是也

必先正望朔

纂傳望朔二字倒是也

周祀后稷

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案皆誤也祀當作祖

錫周公曰拜手稽首

古本拜上有敬字案敬字依孔傳增也

眾殷皆勤樂勤事

宋板勤樂作歡樂閩本勤並作勸毛本上勤改歡下勤改勸案所改是也

周公以順立成之明日而朝至

毛本立作位是也

則是三月十三日也

毛本十三作十二是也

是帝稷各用一牛

宋本一牛二字倒

賦斂謂賦功諸侯之功

毛本賦下斂功二字互易

千里之外設方伯即州牧也

宋板即上復有方伯二字案宋本是也

歎皇天改其大子

岳本纂傳大改作太下同葛本此句誤作天下亦作太閩監此亦誤作天下作

大毛氏曰改厥元子注皇天改其大子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正義曰釋詁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子今監本作太子而顧命注將正大子之尊猶作小大之大則知作太者傳寫誤爾與國及建本皆作太誤

言紂雖為天所大子

案下文元子哉傳云大為天所子與此不同疑皆有誤疏亦無所發明

無道尤改之

毛本尤作猶是也閩本葛本並誤下同

故以為言也

宋板故作託是也

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

宋板及作乃

殘暴在下

纂傳在下作其民

夫尤人人

毛本尤作猶是也

面稽天若

古本面上有禽字案禽乃禽字之譌即古文禹字也與傳合

則德化立美道成也

岳本美道成也作而美道成宋板亦無也字與疏標目合

而為大為天所子愛哉

宋板而下無為字

配大天而為治

宋板大作上案大字誤

則不訓自也

浦鐘云自疑用字之誤

王先服殷御事

古本殷上有十字山井鼎曰古文有字作ナ寫之訛。案古文有字作又ナ乃左字也此古本傳

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古本介作迹山井鼎曰迹即邇字考傳文比介解比近恐經文作比迹為是。案作迹者古文尚書也今字尚書當作邇後誤為介則因迹字而譌也開成石經已然

常若命之不行

盧文昭改若為苦是也

或加陵殷士

宋板無殷士二字非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古本下監字作鑿案下句作鑿見後漢書崔駰傳即古本之所據

言桀不謀長久

古本謀作其與合

長不與長

毛本不與二字倒

雖說之其實在人

岳本之下有於天二字浴草例曰雖說之三字不可曉考石經則曰雖說之於天添於天二字意始明。今案此所謂石經疑是成都石經然岳氏自述所據書本無成都石經未知其審說之於天即疏所云託天說之也

順行禹湯所以成功

古岳本宋板以作有與疏合

其命者智與愚也

岳本者作有是也閩本亦誤作者

惟勤修敬德

宋板勤作勸是也

王者當疾行敬德

宋板者作其是也

相夏相殷禹湯之功

宋板禹上有謂字案宋本是

王未有成命

古本唐石經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末作未誤

是上勤恤也

宋本勤上有下字

我周王承夏殷之後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王作公案此皆誤浦鐘按改作家是也

洛誥第十五

周書

毛本同古本作尚書卷第九古文尚書洛誥第十五周書孔氏傳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古本營上有經字

周公先相宅

宋板周作召案周字誤

及周公將欲歸於成王

宋板於上有政字毛本於改作政案所改是也

雖與相俱行

宋板與相作相與是也

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

古本宋板知作如

俾來以圖

案羣經音辨亏部平使也補耕普耕二切書平來以圖

來告成王

古本作來告於成王之案疏標起訖無之字古本妄加

來教誨之言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來作求與疏合

荅言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

毛本荅言作故荅案荅言非是此篇疏文十行本多

誤此其一也

於成王復述公言

毛本於作故案所改是也

言公欲令已作允久遠

宋板作作祚案作字非也

咸秩無文

古本無作罔下無若火同案此句無字不可作罔

今王卽命曰

陸氏曰曰音越一音人實反○案古人書曰曰二字其形正同但以上缺者爲曰不缺者爲曰

此云一音人實反則是別本不缺也蓋經師傳讀不同致經文有異孔疏音越

有大功則列大祀

古本列下有爲字與疏合

其往

古本其上有慎字案段玉裁云後漢書爰延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

其朋言慎所與也李注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較本多一慎字疑妄增足利古本蓋本諸此
少子慎朋黨古本岳本宋板纂傳慎下有其字

又申述所以祀神功臣功者毛本上功字改作記所改是也

於於初卽教之宋本於於作宜於是也毛本作於其亦誤

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案此事浦鏗據下疏改作所爲

時成王未有畱公之意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成作文誤

公口已古本已下有乎字

務在知人宋板知作化是也

言欲已長久也宋板已作以盧文弼云作以疑非

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案者字疑當作皆

不可去之据疏似無之字或當作不可去也

而奉順天古本下有地字

言化治閩本葛本同毛本治作洽是也古本洽下有之字非

舉大明德以佐助我宋板同毛本佐作佑下我小至佐我同

使就君於周毛本使作便案使字誤也

命正公後毛本正作立案正字誤也

亦未克救公功古本救作撫

言四方雖道治古本道初作通後改作道

周洛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周下有謂字

公當畱佑我宋板佑作佐與宋本注合

是顧無事

案是疑當作自

文武受民之於天下

宋板民作人浦鐘云當作文武受民受之於天

我意欲置太平

宋板置作致案宋本是也

今我繼文祖大業

宋板今作令是也

被人恭敬推先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王作已盧文昭云毛本是

所以君上中

古本岳本宋板閩本君上中作居士中是也毛本作居王中尤誤

本說之

岳本作故本而說之沿革例曰本說之三字不可曉依疏云故本而說之意始明。案傳文多簡疏中述傳往往增加數字以顯其意似未可據疏以改傳

萬年猷乃德

唐石經古本岳本纂傳猷下有于字毛本猷作猷案有于字是也猷猷之猷說文本作猷今通作猷別作猷猷字不誤

子斥成王下句並告文武

宋板予作子王下有言用文王之道制為典法以明成王

行之為明君也特舉文祖不言武王二十八年

周公自非已意也

宋板自下有言字是

謂之秬鬯酒二器

宋板酒上復有鬯字

釋註云

宋板註作詒案註字誤

是明禮為明潔致敬也

宋板潔作絜下皆同。案絜正字潔俗字

故本而說之此事者

案此事者三字疑有誤

得還鎬京即文武

宋板即下有告字是也

當行不怠

浦鐘云當疑常字誤

特加文武各半

閩本葛本同毛本各下有一字

告曰尊周公

古本葛本日作白與疏合

既受言誥之

浦鏜據儀禮續通解按云言之二字衍

特以二牛告文武

宋板牛作年是也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彙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周既成

洛陽下都

遷殷頑民

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

之。不則如字或作測非近附近之近

周公以王命誥

稱成王命

多士多士

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

疏

成周至多士。正義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

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為洛陽也洛邑為周。傳殷大至誨之。正義曰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皆非在官。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為王官以為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

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摠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經，僖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釋頑民之意。經云：「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為遷邾邾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為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邾邾？邾邾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為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惟

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周致政

始於新邑洛，用王疏惟三月至王士。正義曰：惟成王即

命告商王之衆士。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於所造新

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

來者。傳周公至衆士。正義曰：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

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政

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

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

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

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衆士。以撫安之是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

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

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存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

衆士所順存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

衆士所順存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

衆士所順存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

衆士所順存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

衆士所順存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

衆士所順存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

衆士所順存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

衆士所順存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

衆士所順存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

衆士所順存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

衆士所順存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

衆士所順存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

衆士所順存下。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

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弔音的，旻天上

闕中反，仁覆愍，下謂之旻。馬云：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

喪，故稱旻天也。愍，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言我有

肩隕反，喪息浪反。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

佑助之命，故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

得奉天明威。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佑

黜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佑

周於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佑

汝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惟天不畀允罔

命乃天命。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惟天不畀允罔

固亂，弼我其敢求位。惟天不畀允罔

治直吏反，畀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

必利反，下同。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

畏。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皆是。天

至明畏。正義曰：周公以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

餘之衆士，汝殷家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

亡於殷，將欲滅殷，我有周受天祐，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

代殷為天子也。天既助我周王，故汝眾士來為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為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以為已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矣。求天子之位乎？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故我得以服之。惟天明德，可畏之效也。亦既得喪，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以天命喻之。傳順其至在下。正義曰：順其殷亡之事，稱王命以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眾士，所順在下。下文皆是順之辭。傳稱王至於殷，正義曰：此經先言弗弔，謂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戾天者，戾天不以道下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名，獨言不至，故戾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傳天命至帝王。正義曰：天命周致王者之誅，謂奉上天之命殺無道之王。此乃王者之事，故為王者之誅。謂奉上天之命殺無道之王。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傳天祐至天命。正義曰：肆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辟無所結。此經大意，敘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眾士言其臣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為取也。鄭玄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

之王命雖訓為驅亦為取義周我聞曰上帝引逸有

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不之逸樂故天下

有辭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肯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時夏絕句馬以時字絕

惟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天命下致天罰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其

賢人治四方疏我聞至四方。正義曰：既言天之効驗法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天下災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為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肯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為過逸之行致有惡

辭以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興以警之。傳言上至告之。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為政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此至戒以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修德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傳惟是至天罰。正義曰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自成致天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

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自帝乙以上無不顯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

亦惟天不建保乂有殷上時掌反齊側皆反

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

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後嗣王誕

于天顯民祗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

不保降若茲大喪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惟此大喪亡之誅。喪息浪反

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

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

於天道政行昏虐之政於天猶且忽之况曰其有聽念先

王父祖勤勞國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法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民為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道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之所為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傳自帝至社稷○正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王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為天下之主以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傳湯既至德澤○正義曰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布其德澤於民為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德也○傳言紂至亂甚○正義曰淫泆俱訓為過言紂大過其愆過無顧於天言其縱心為惡不畏天也無能明民為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祇共蒙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傳惟天

至之辭○正義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為天所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聞於天乃為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闖亂之辭上天不罰無辜紂有闖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為天所立汝等殷士安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

事 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有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 **惟我事不貳適**

惟爾王家我適 言天下事已之我不復有變○復扶又反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我其

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

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 **戾肆不正** 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 **疏** 王若至不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 正○正義

曰周公又稱王順而言曰汝殷衆士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
大神能奉天命故天有命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
天我受天命已滅殷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
已之適周不更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
改又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爲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度
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汝其亂從
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就於殷致大罪者
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傳周王至恤祀。正義曰文
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
爲神而勤奉事之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傳天
有至傷士。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我周使
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柴於牧野告
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頓兵傷士師以正行故
爲告正武成正告成功成無害即是不頓傷也頓兵者昭
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傳我亦至念法。正義曰言我亦
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
既爲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王曰猷生爾
殷加大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

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

汝於洛邑教誨汝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

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

怨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

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册書今爾

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

土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惟聽用德肆子

敢求爾于天邑商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

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

德教汝非我罪疏王曰猷至大命。正義曰又言曰我以

咎是惟天命道告汝衆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

故耳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我一人

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我

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為善事
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
命之意汝當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往又有言曰夏
之諸臣蹈道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
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者故我敢求汝
憐愍汝故從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聖人動合
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傳以道至誨汝。正義曰。猷訓
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辨之。惟
是者未達德義也。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
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為
居西也。傳汝無至怨我。正義曰。周既伐紂。又誅武庚。殷
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知無違朕者
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
誅汝無怨我也。傳言我至用之。正義曰。夏人簡在王庭
為其有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有德。我必
任用。故我往前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都。將任用之也。
鄭玄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為我之
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為殷之舊都。言未遷之時
當求往遷。後有德任用之必矣。傳惟我至天命。正義曰。

循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夏人我亦用殷人憐愍
汝故徙之教汝此故解義之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非我
罪咎是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雨四**
天命也 **國民命** 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 **我乃明**
國民命 民命謂君也 天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 **致天罰移爾遐逃比事** 臣我宗多遜 **我宗多遜** 四國君叛
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
臣我宗周多為順道。逃他力反比毗志反注同遠于萬反

疏 王曰多士至多遜。正義曰。王復言曰。衆士昔我來從
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
等遺餘當教之為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
服事。臣我宗周多為順道。翼汝相教。為善。永不為惡也。傳
昔我至國君。正義曰。金賸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
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
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
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
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為命

書統十六 七

故民命謂君也。天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為民命。為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傳四國至順道。正義曰：王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為之也。遐邇俱訓，為遠今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此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為順道，所以救汝之性命也。王

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

申。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

惟四方罔攸賓。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賓如字，徐音賓，馬云却也。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非但待四方，亦惟汝眾士

所當服行奔走。爾乃尚有爾士，爾乃尚寧幹止。

臣我，多為順事。爾乃尚有爾士，爾乃尚寧幹止。

汝多為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爾克敬天，惟界

矜爾。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為天所憐。爾不克敬，爾不啻不

有爾士，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

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帝始豉反，徐本作翹，音同。下篇放此。今爾惟時宅爾

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

汝所當居，為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爾小子乃興

從爾遷。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疏。王曰：告至爾遷。正義曰：所以遠徙汝者，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

戒，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為我，惟以待四方無所

實外，亦進為汝眾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為順事故也。

汝若多為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

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與汝，憐汝，況於人乎。汝

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啻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

於汝身。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為我

當聽汝還歸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汝

能敬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傳今

汝至有年。正義曰：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

六

為棄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為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為云爾乃尚有爾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為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王曰又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之○傳言汝至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言則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既非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為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作無逸

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

無逸

成王即政

本以所戒名篇

疏

傳中人至無逸。正義曰上智不肯為非下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以為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傳成王至名篇。正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為序多士君爽皆是成王即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逸即所以所戒名篇也。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相息亮反。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既不知父

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相息亮反。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既不知父

艱難

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相息亮反。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既不知父

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既不知父

母之勞力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誣父母不欺
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諺魚戰反。疏
周公至聞知。正義曰周公歎美君子之道以戒王曰嗚呼
君子之人所在其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
後乃謀為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
者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為逸豫遊
戲乃叛諺不恭既為欺誣父母矣不欺則又侮慢其父母曰
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君子如此相反王宜知其事也。
傳歎美至者乎。正義曰周公意重其事故歎而為言鄭云
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美
君子之道君子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
之不限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忘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
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言王者日有萬幾彌復不可逸豫鄭
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
豫也。傳稼穡至依怙。正義曰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
雖苦不得為寒耕熟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為農夫艱難之
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
乃得思慮不勞是為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
之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句言
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盤于遊

畋形之逸也無為而治心之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
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傳視小人至其勞。正義
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致
富以遺之而其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傳
小人至聞知。正義曰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
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躬為稼穡是賤者之事故
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
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為逸豫遊戲乃為叛
諺不恭已欺誣父母矣若不欺誣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
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諺諺則叛諺欺
誕不恭之貌昔訓久也自今而道遠。周公曰嗚呼我
久故為古老之人詩云召彼故老。周公曰嗚呼我
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大戊也殷家中世。嚴恭寅
畏天命自度。言大戊嚴格恭敬畏天命用法度
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肆中宗之
祇懼不敢荒寧。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肆中宗之
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疏
得壽考之福。正義曰既言君

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天壽為戒周公曰嗚呼
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成儀嚴恪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
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
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傳太戊至稱宗。正
義曰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
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
故稱中宗。傳言太至法度。正義曰祭義云嚴威儼恪故
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
心三者各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故累言之。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
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武丁起其即位則小乙死乃有信其惟
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
言無非。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于
安。是怨者。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為政
言無非。

故亦享。疏其在至九年。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
國承年。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為太子起其
即王之位乃有信然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
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
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
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武丁其至同事。正
義曰舊久也在即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其父小乙使
之入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為農役小人之艱難
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
於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
雜居也。傳武丁起至行著。正義曰以上言久勞於外為
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
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
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
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
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
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
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傳在喪全自安。正義曰鄭立
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
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為出言在三年之外

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寧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為善事計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傳善謀至無非。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為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也久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眾民不敢侮鰥寡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悖獨。悖求營反字又作悖。肆祖甲之享國三十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其在至三年。正義曰其在殷王祖甲初遭祖喪所疏言行不義惟亦為王久為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

其即王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眾民不敢侮鰥寡悖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湯孫至之桐。正義曰以文在高宗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辨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為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言其廢而復興為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為太甲鄭立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傳在桐至悖獨。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和也彼鄭言公劉之遷幽思在和其民人用光顯王政故起即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順於眾民不敢侮鰥寡悖獨之類尤可憐愍故特言之。傳太甲至稱祖。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

人之依故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為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
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
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
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惟見此篇
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
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自
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人之不聞小人之
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自
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後亦無有能壽考或十年
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二年高者十年下者三
疏自時至三年。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
則從而為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
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王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

畏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文王卑服

即康功田功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

使也作俾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以美道和民

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故民懷之以

之鰥寡之人。鮮息淺反注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

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衆國所取文王受命惟中

身厥享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疏**

周公至七年。正義曰殷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大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

從此起也。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鮮之民歸之，以美政恭也。文王尊心於政，不敢逸樂於遊，戲畋獵以已，為眾國所取法。惟當正身行已，以供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為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大至父祖。正義曰：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為無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不為耳。傳文王至艱難。正義曰：文王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美，至之人。正義曰：微懿皆訓為美，微柔懿恭，此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微柔懿懷，以美道和而巳。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寡之人也。傳從朝至萬民。正義曰：昭

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昃，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為辰日，昃為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具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違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具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違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為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為民，故言咸咸訓皆也。傳文王至之故。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眾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為政道，以待眾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為西伯，故當為眾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順時蒐狩，不為取樂，故不敢非時畋獵，以為樂耳。傳文王至全數。正義曰：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為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為中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立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周公曰：嗚呼！繼

書卷之六

周書卷之六

自今嗣王

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

則其無淫于觀于逸

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

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

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

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愆起虔反夫音扶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

于酒德哉

以酒為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酗況付反

周公至德哉。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已身以供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為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營於酒德哉殷紂藉酒為凶以酒為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為戒無得如之。傳繼從至戒之。正義

曰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所以至之故。正義曰傳意訓淫為過鄭立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謂遊蕩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傳無敢至過矣。正義曰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為原王之意而為辭故言曰耽以為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非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也。傳以酒至如之。正義曰酗從酉以凶為聲是酏為凶酒之名故以酒為凶謂之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酏酒為德飲酒為政心以凶

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

民無或胥諂張為幻

張

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幻音患誑九况反。此厥不聽人乃訓

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

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民否則厥心違怨

否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詛側助反

祝之疏言曰古人之雖君明臣良猶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

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為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

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違上怨上否則其口詛祝之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

使之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兼有臣良更相教誨者使

三年左傳石碯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

相安順以美政也。傳譎張至惑也。正義曰譎張誰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

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傳此其至致之。正義曰上言善

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則訓之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

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闇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闇君所

任同已由已之聞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已身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身有以致之也。傳以

者君在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教為惡故不言胥也。傳以君至其土。正義曰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

命忿恨必起故民忿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土而為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

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

耳小異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厥或告

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

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小人怨詈汝

不敢含怒其人有禍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

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

常和疏周公至含怒。正義曰既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

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

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

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

則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

寬弘之若是。傳其有至善政。正義曰釋詁云皇大也故

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傳其人至和悅。正

義曰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

民之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為虛言而引過歸已

者湯所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詈小人聞

之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

自願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不但不敢含怒乃

欲屢聞之以知已此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

政得失之源也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

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感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

信受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則如

憾胡暗反。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是信

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

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

至厥身。正義曰此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為幻惑以

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知是信讒

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寬緩其心而徑即含

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殺無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

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福急使民之

怨若是教成王勿學此也。傳則如至含怒。正義曰君人

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為君之道謂不審

察虛實也不寬緩其心言徑即含怒也王肅讀辟為辟扶亦

反不長念其刑辟。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亂罰

不當加無罪也。

亂罰

之禍以
為戒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傳太保也
師太師也

馬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相音息亮反
左有馬云分陝為二伯東為左西為右召公不說周公

作君奭君奭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
之故以名篇說音悅奭始亦反疏公

至君奭。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輔相
成王為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
意不說周公陳已意以告召公史敘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
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為保為師亦為三
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
其實為左右爾不為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
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
時太傅蓋畢公為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

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為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
以官位為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畱在王朝之意則召
公不說周公之畱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
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畱意而不說者
以周公畱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
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
既幻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
後言畱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為說爾鄭立不見周
官之篇言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
官亦謬矣。傳尊之至名篇。正義曰周公呼為君奭是周
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
言文王之曰君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
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
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
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召
公於中以為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召
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周公若曰君奭順古道呼其弗
告之故以君奭名篇

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言殷

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弔音的。我不敢知曰厥

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輔誠所以國也。棐音匪忱市林反。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師順古道而呼曰君爽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下喪亡於殷。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以為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傳廢與至以國。正義曰孔以召詰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爽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爽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為說殷之興亡言與君

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歎而言曰君也當是我之雷我亦不

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雷。已音以。

違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勤。惟人在我後嗣子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

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過於葛反。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

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易以豉反注同諶氏王反。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易以豉反注同諶氏王反。

予小子旦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非克有正在我今小子且言異於餘臣。

非克有正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非克有正在我今小子且言異於餘臣。

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我雷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

正於我童子正於我童子。童子成王。疏。鳴呼至冲子。正義曰周公又歎而呼召

當是我之雷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當是我之雷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

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

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

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

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

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

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

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

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

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

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

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雷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

無尤過違法之闕惟今天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
觀其政之善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地絕失先王
光大之道令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得
不畱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之不在
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久
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王之業恭奉其明德也
正在今我小子且周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畱
輔佐王非能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道之明德畱
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鳴呼君已已是以教成王也。傳歎
而至不畱。正義曰歎而言曰君當是君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
呼君歎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君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
令是我而勿非我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
周我當成就周。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
道故不敢不畱。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
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
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庸釋于文王受
命。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疏。又曰至受命。正義曰
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
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

令廢於文王所受命若嗣王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畱佐成
王也。傳無德至延久。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
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
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畱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
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公曰君聃我聞在
昔成湯既受命已放桀受命于時則有若伊尹格
于皇天。尹摯佐湯功至大夫。在太甲時則有若保
衡。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在太戊時則
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坐咸父王家。伊陟臣
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在祖乙時則
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隕于敏反。在武丁時
有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在武丁時
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佐之。疏。公曰君聃至甘
盤。正義曰言

時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指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
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見其為
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為天子之時有如此臣
也成湯未為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
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
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
異時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
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
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
格天之言○傳尹摯至太平○正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
名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
太甲至取平○正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
惟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
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
衡佐湯明保衡即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
玄云阿衡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
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
也○傳太甲之孫○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
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

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
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
遷必有一誤孔於咸父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
太甲之孫也○傳伊陟至二臣○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
伊陟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既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
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隕墜也夏
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
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
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
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父王家則
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
不及彼二臣○傳祖乙至巫氏○正義曰殷本紀云中宗崩
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
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
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爲巫知巫爲氏也○傳高宗至傳說
○正義曰孔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於荒
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明其即位
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計傳說當有大功此惟
數六人不言傳說者周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
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

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

姓

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

疏

率惟至百姓。正義曰此伊尹甘盤

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烈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為王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傳言伊至年所。正義曰率訓循也說賢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為臣之道盡忠竭力以輔其君故有陳烈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在天在人上故謂之升為天子是配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傳殷禮至禮節。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豐實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屏實領

反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

王猶秉德憂臣况臣

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

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

不是而

疏

王人至是孚。正義曰王人謂與人為王言此

信之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為憂况在臣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卜筮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畱不去亦當如此也。傳自湯至可知。正義曰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巨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傳王猶至君事。正義曰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

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能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傳一人至信之。正義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為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卜筮無不

是而信之事既有驗。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言如是則人皆信之。

殷有殷嗣天滅威。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存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疏。公曰君奭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奭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天滅亡而加之以威今汝爽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傳言天至以威。正義曰格訓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也。

言不弔謂道有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為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為傳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孔不同。傳今汝至國矣。正義曰上句言善者興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對殷而言故為新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事者蓋言興滅。公曰君奭在昔上由人我欲輔王使為平至之君。

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在昔

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勸德以受命。重直用反。惟文王尚克

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文王庶幾

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號
闕氏號國叔字文王弟天名。號寡自反徐公伯反闕音
宏天於表反。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

括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疏公曰君爽
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爽在昔上天斷割其義重勸文王之

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王能成之命於其身言

文王能順天之意勸德以受命。傳在昔至受命。正義曰

文王去此未久但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

割制謂切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

王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能成

大命於其身王謂勤行德義以受天命。傳文王至天名。

正義曰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謂

三分有二屬已之諸國也。傳五年左傳云號仲號叔王季之

穆也是號叔為文王之弟號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

氏下名故闕散泰南宮皆是天宜生顛括皆名也。傳散泰

至之任。正義曰詩餘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與

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通前後曰先後喻德宣

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

使人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

知五臣佐文王為此任也。此四事者五臣共為此任非一臣

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呂望者太師致。又曰無能往來茲

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此。又曰無能往來茲

迪彝教文王德降于國人。有五賢臣猶曰其少

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亦惟純佑秉德迪

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亦惟純佑秉德迪

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

是五人明。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文王之德。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
殷之王命。見賢通反注同冒莫報反下同馬作勗勉也聞
音聞或。疏又曰至命哉。正義曰文王既有賢臣五人又
如字。道法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為
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為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
威文王德如此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能
明文王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

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成王。傳有五至良佑。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為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彝法也。蔑小也。小謂精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以見成王須輔佐之。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後暨武祿。有天祿號叔先死故曰四人。相息亮反。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皆殺其敵謂誅紂。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其德。疏。武王至稱德。正義曰文王既沒武王次立武功。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共殺其強敵謂其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傳文王至四人。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得。

殺紂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號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傳惟此至其德。正義曰單盡稱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力量言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也。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不在位誕無我責。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小子且不能同於四方。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疏。今在至能格。正義曰周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之。有大功德但苟求救溺而已譬如遊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成王未在此位之時恐其未。

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非責我之畱也我畱
與汝輔王者欲收教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
而老成德之人不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
知況曰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傳我新至我畱○正義曰
周公既已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小人且
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公
之責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且也彼四人者
能翼贊初基佑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
弱而已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閭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
浮渡之名譬若成王在大川我往與汝爽其同共濟渡成王
若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傳今與至天乎○正義曰王朝
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畱輔成王者正欲收斂教誨無自
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義也我欲成立此
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尚不聞知
况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
冀也經言考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畱因即傳
言已類言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為
之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難聞
之鳥必為靈瑞之物故以鳴鳳為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
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

鳥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至固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
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
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
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
如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中謂功
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而鳳皇降此以鳴鳳易致
况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
降龍至為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公

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

大惟艱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告**

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畱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

疏公曰嗚呼至人迷○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

故欲教之視於此謂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
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
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
故欲教之也○傳告君至教之○正義曰猷訓為謀告君汝

謀寬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為法我雷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
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
說似隘急故今

汝民極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
謀於寬裕也

王在宜乘茲大命在於成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

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疏

公曰前至之恤。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
制法度乃悉命汝為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
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
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
周邦為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
可不輔。傳前人至正矣。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為汝。傳
汝以至而已。正義曰勗勉也偶配也宜信也汝當以前人
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
勞心傳以乘為行蓋以

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
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

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
誥我惟曰當因我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

滋至惟時二人弗戡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
常是在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

人于不時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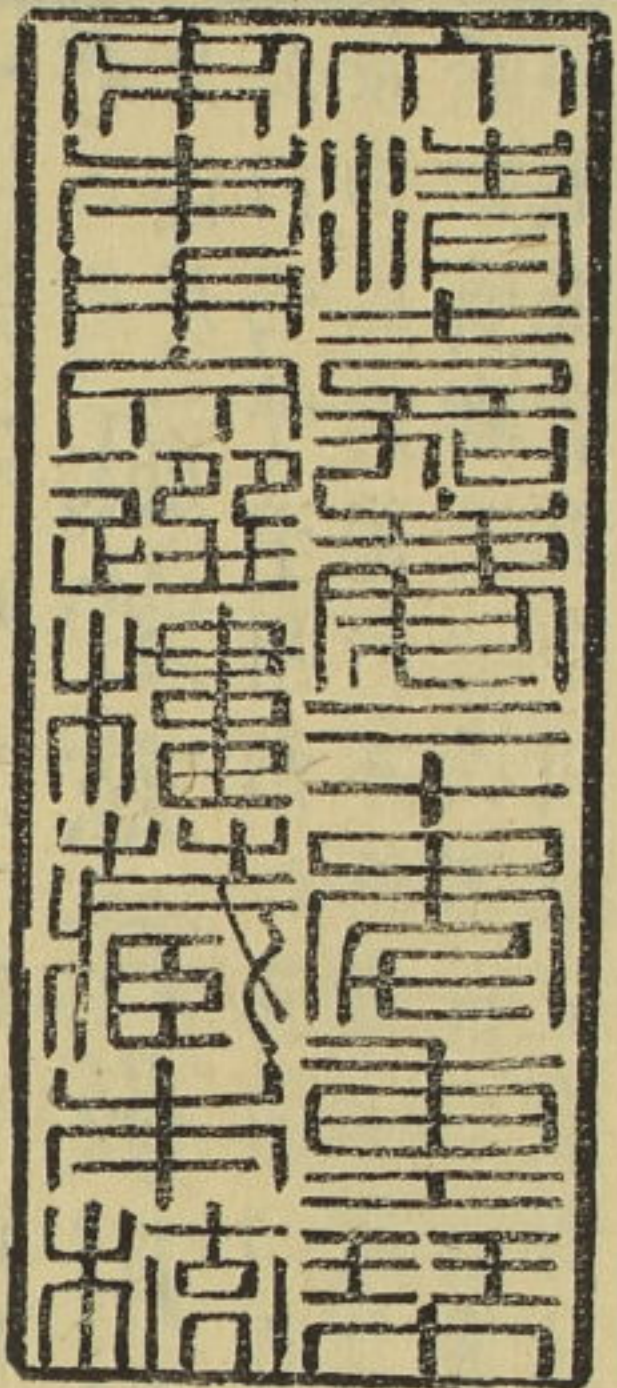
時。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又呼
其官而名之太保奭其汝必須能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
亡殷之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
天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
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事
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是在

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日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
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俊之
人在於禮讓則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傳言汝至多福。
正義曰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
言非文武鳴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
道則不言
休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我咸成文王功于
之或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
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今我周家皆成
意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疏鳴呼至率俾。正義曰周
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疏公言而嘆曰嗚呼我厚輔
是二人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
由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懈怠
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不循公曰
我化可臣使也戒召公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閑于天越民我若不
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閑疏公曰君子至越民。
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正義曰公呼召公曰

君我不徒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
用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氏云我亦自用勉勸躬行
於天道加益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
於民人也
能厥初惟其終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
終。鮮祗若茲往敬用治當敬順我此言自今疏
息淺反祗若茲往敬用治以往敬用治民職事疏
公曰嗚呼至用治。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惟
汝知民之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雖易
終之實難恐召公不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慎終汝當以敬
順我此言自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
怠也。傳惟汝至慎終。正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是終則
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故戒召公汝慎終
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
切之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長安盧氏
尚書注疏



江西鹽法道胡稷琴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六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宋本作十五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周公以王命誥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誥作告

所告者

纂傳告作誥

皆非在官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在官作民事段玉裁校本又改民作序是也

惟天不與言無堅固治者

古本與上有右字毛本言作信案言字非閩本明監本並誤

天有多名

毛本名作言誤

殺無道之王

宋板王作主

大淫泆有辭

陸氏曰泆又作佻注同。按失聲弁聲古音同部

大為過逸之行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纂傳並同毛本大作天誤

既言天之効驗法惡與善

閩本同毛本法作去

誕淫厥泆

古本泆作洪誤

罔顧于天顯民祗

唐石經岳本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祗作祗

天乃與之

宋板與作興

無非皆有惡辭聞於天

毛本有作其

不能使民安之

古本作不能使民安安之也山井鼎曰恐衍一安字按疏云不能使民安而安之即

古本之所本

朕不敢有後

唐石經後下本有誅字後磨改

今爾又曰

顧炎武曰又今本作其

言我周亦法殷家

古本宋板法作涉非

今往又有言曰

毛本往作汝

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

浦鏗云者當人字誤。按浦云非也

言未遷之時當求往

浦鏗云當疑尙字誤

爾不啻不有爾土

陸氏曰啻徐本作翹下篇倣此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

唐石經或下本有誨字後磨改

無逸第十七

周書

成王即政

葛本閩本政作位誤

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宋板乃作亦葛本脫穡字

力為逸豫遊戲

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力作乃是也

武了其父小乙 古本其作也

言孝行者 毛本者作著

起其即王之位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王作土按土字是也

伊尹放之桐 史記集解桐下有宮字

惟樂之從 古本樂上有航字

長敬天命 各本長皆作畏形近之譌

自朝至于日中 陸氏曰吳本亦作仄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按後漢書郵惲傳注引此經云文王不敢槃于游田曰萬人惟政之共

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 按諧字疑當作皆

惟當正身行己以供待之 宋板同毛本身作心

釋詁云盤樂也 孫志祖云盤爾雅作般

故不敢非時畋獵以為樂耳 岳本畋作田

惟今日樂後日止 古本作惟今日樂樂後日止也

王當正己身以供待萬民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以下有洪待之也以身六字與宋板合宋板洪作供

侵淫不止 浦鏜云侵當作浸

田謂田獵 宋板田作畋

酌從西 闕本明監本西誤酒毛本西不誤浦鏜以毛本為誤非也

飲酒為政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政改作文非也按山并鼎云正嘉與宋板同考神廟監本亦作

政

古人之雖君明臣良

宋板古人之作古之人按宋本不誤

壽張誑也

孫志祖云爾雅作佻張

知此則訓之者

宋板則作乃按則字非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古本殷王下有及字高宗下有下字

按古本無義不可從

罰無殺無辜

毛本無下有罪字此誤脫也

君奭第十八

周書

毛本同古本作尚書卷第十古文尚書君奭第十八周書孔氏傳宋本首題尚

書注疏卷第十六下與此本同

同姓也

古本同上有周字

歎而言曰君也

古本岳本纂傳也作已與疏合

越我民罔尤違

蔡傳本越作曰盧文昭云宋元以來本無不作越字蔡傳亦以於為訓似亦本作越字○

按唐石經亦作越

而勤化於我民

而下古本有尤違二字似誤毛本勤作動

乃其墜命

唐石經本墜下有厥字後磨改

正在我今小子旦

毛本我今作今我山井鼎曰古本我今作今我宋板同○按葛本闕本明監本

俱作我今毛本却不誤鼎失檢耳纂傳亦作今我

尹摯佐湯

尹史記集解尹作伊山井鼎曰尹摯古本作伊尹後改作伊摯○按古本後改者正與史記集

解合亦與宋板疏標目合

功至大夫

毛本夫作天是也

言時有若者

宋板時下有則字是也

傳尹摯至太平

宋板尹作伊山井鼎曰傳文作尹摯此作伊摯按古本後改者恐有據也。按宋板於傳雖作尹於疏則作伊是也

有陳烈之功

毛本烈作列案烈字誤下同

是配也

宋板配下有天字

臣能舉賢

閩本同毛本能作皆

信天壽有平至之君

毛本信作言案信字誤

加之有威

毛本有作以案有字誤

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

盧文昭浦鐘並云則身二字俱衍知當作如

鄭注以為傳言臣事

宋板傳作專按傳字誤

閔氏號國叔字文王弟天名

纂傳閔氏二字在天名上按王氏錄諸家說往往竄易字

句多不足據然此處孔傳原文實不可解故存以俟考

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

陸氏曰奔又作本走又作奏音同

公曰君夷至厥躬

宋板厥躬作宮括按宋本不誤

故文王能成之命於其身

毛本之作大案之字誤

故閔散泰南宮皆是

毛本是作氏案所改是也

相通前後曰先後

毛本通作道案通字誤

文王德如此者

宋板德作得

誕將天威

古本作誕將天畏

我則鳴鳥不聞

陸氏曰本或作鳴鳳者非

因卽傳言已類

宋板傳作博

固以喻焉

宋板同毛本固作故

故以鳴鳳如之格天

毛本如作況案如字誤

故今謀於寬裕也

宋本今作令案宋本是也

爲汝民立中正矣

古本正下有之教二字

言其大不可不戒

古本下有之字山井鼎曰此下崇禎本有數字空闕檢諸本經傳連接非有缺誤但當有喪否二字釋文耳

予不允惟若茲誥

古本茲作此

天休滋至

毛本滋作茲按茲滋古多通用

明我俊民在讓

俊古本作曠

嗚呼篤棗時二人

古本首有公曰二字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六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棊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蔡叔既没

以罪放而卒

王命蔡仲踐諸侯位

成王也父卒命

子罪不相及

作蔡仲之命

周書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

疏

蔡叔至之命。正義曰：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没，成王命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為國君，以策書命之。史敘其事故，作蔡仲之命。傳成王至相及。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没，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之

後者蓋罪重無子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

或有而不賢故也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

鄰以車七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

亦反徐扶亦反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罪輕故

繩證反從才用反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

卿士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

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名已滅故

取其名以名新疏惟周至之蔡正義曰惟周公於武王

國欲其戒之王政治天下於時管蔡霍等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乃以

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年

之內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

為畿內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為己之卿士周公善其為人

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為諸侯也○傳

致法至國名○正義曰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

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為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

外地名蓋相傳為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

遠也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封叔

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為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

東北○傳罪輕至所滅○正義曰言羣叔流言則霍叔亦流

言也而不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不遷有降黜而已明其罪輕

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

在京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

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叔處於霍

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為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爵

祿蓋復其舊封封為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

為國君為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

云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之○傳蔡仲至治事○

正義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

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

已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就封留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為卿士馬遷說之謬爾○傳叔之至戒之○正義曰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王若曰小子胡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脩己以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汝當庶幾脩德尚蓋父所以為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

乃後汝乃行善述用汝身使可蹤跡而法循之能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命為世戒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之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治直吏反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慎其初念其終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則終用不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元反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注同

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

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

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王曰嗚呼小

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子胡汝往之欲其念戒小

棄我命欲其終身於東土爾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

奉行後世遵則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立自此已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

封即為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傳汝當至惟

孝。正義曰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蓋父惟得為孝而亦

得為忠者父以不忠獲罪若能改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為忠

也臣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成王親征之遂滅奄而

徙之以其數反覆。踐似淺反馬同作成王政為平淮

大傳云藉也數色角反覆芳服反之政令亡。政如疏成王東至王政。正義曰周公攝政

字馬本作征云正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

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

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徙奄民作誥命之辭言平

淮夷徙奄之政令史敘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

此叛逆之民以為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為篇名。傳成王

至反覆。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

是成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

成王即政准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

封伯禽伯禽既為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

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竝與即此伐淮

夷王伐淮夷魯侯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

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

編篇於此即云未聞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

多方之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

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

其君於蒲姑

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蒲如字徐又

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是滅成王既踐奄將遷

其奄而從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其君於蒲姑

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

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蒲如字徐又

書疏十七

扶各反馬本作近之近
薄近附近之近
姑告召公使此
冊書告命之亡
召公使作冊書言將遷奄君於蒲姑之君於蒲姑之地史敘其事作將蒲
姑之篇。傳已滅至化之。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
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
是蒲姑為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之知
今遷奄君於蒲姑為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
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關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
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傳言
將至之士。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
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徙奄國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
言周公公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
公使為此策書告命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王歸自奄

伐奄歸

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多

方多方

眾方天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

周

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疏王成

至多方。正義曰成王歸自伐奄在宗周鎬京諸侯以王
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侯國史敘
其事作多方。傳眾方天下諸侯。正義曰自武王伐紂及
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
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
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
末之告殷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王告殷之
諸侯故也。傳周公至鎬京。正義曰以洛誥言歸政之事
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
年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為證以成以政之序言成王東
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
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之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為一時
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
夷徐戎並起為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

書統十七

五

國誓眾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以成
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為此故也傳言五月遷至
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宮
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
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
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
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四國多方 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稱**惟爾殷**
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殷之諸侯王
汝命謂誅紂也言天下**疏** 周公至不知。正義曰周公以
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成王之意告眾方之諸侯曰我
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
者我武王大下汝天下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
有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傳周公至自告。
正義曰成王新始即政周公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
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以明周公宣
成王之意也歆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也既言四

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
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遷政稱王曰嫌自
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
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
。傳殷之至取亡。正義曰諸侯為民之主民所取正故謂
之正民民以君為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人紂言我
大黜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洪惟**
紂以暴虐取亡欲使思念之令其心棄殷而慕周也
天之命弗求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 大惟
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有夏誕厥**
至戒於夏以譴告之謂災異。譴棄淺反。有夏誕厥
逸不肯感言于民 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乃
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言桀乃大為過昏
於天之道。迪徒歷反馬。乃爾攸聞 言桀之惡**疏** 洪
本作攸云所也行下孟反。乃爾攸聞 乃汝所聞**疏** 惟
至攸聞。正義曰以諸侯心未服周故舉夏殷為戒此章皆
說桀亡湯興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

不能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謹告之
冀其見災而懼改脩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
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言夏桀乃復大為
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
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聞言不虛也○傳大惟至災異○
正義曰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為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己
而去常須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
命不克開于民之麗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所
施政教麗施也言昏昧○麗力
馳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桀乃大下
亂有夏言殘虐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
二亂之內言昏甚○重直用反又直龍反不克靈承
于旅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言桀不能善奉於
人眾無大惟進恭
德而大舒亦惟有夏之民叨愆日欽劓割夏邑
桀洪舒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叨愆憤而逆命於是桀民
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憤勅二反劓魚器反

疏厥圖至夏邑○正義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
開發於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
桀乃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
復甲於二者之內為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奉承於眾民無
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愆於民言桀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愆
於治民桀既舒愆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憤而違逆
桀命於是桀日尊敬殘賊之臣能劓割夏邑者任用之使
威服下民也○傳桀乃至昏甚○正義曰釋詁云崇重也桀
既為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內而
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事之內而
為亂行故傳以二事充之甲不憂民內不勤德桀身夾於二
亂之內言其昏闇甚也鄭王皆以甲為狎王云狎習災異於
內外為禍亂鄭云習為鳥獸之行於內為淫亂與孔異也○
傳言桀至治民○正義曰民當奉主而責桀不能善奉於民
眾者君之奉民謂設美政於民也以善奉民當敬以循之不
敢懈惰桀乃無大惟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惰於治民令民
益困而政益亂也○傳桀洪至賊臣○正義曰禮記云言悖
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違逆桀命為貪饕忿
憤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
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言貪財為饕貪食為餮饕

即叨也叨養謂貪財貪食也忿憤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

桀無如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剗割夏邑者謂性能殘賊者

任用**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

之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刑殄有夏惟天不

昇純命湯刑絕有夏惟天不與乃惟以爾多方之

義民不克求于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

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

多享謂恭人眾士大不能明安享乃胥惟虐于民至于自

為大不克開桀之眾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於百端

合疏天惟至克開。正義曰天惟桀惡之故更求民主以

命湯施刑罰絕有夏惟天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天所不與之

者乃惟此桀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於多享國

故也義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夏桀之所謂恭人眾士者

大不能用明道安存享於眾民乃相與惟行暴虐於民至於

百端所為言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善其臣與桀同惡

夏家所以滅亡也。傳惟桀至已者。正義曰惟桀之所謂

恭人眾士實非恭人亂主所好用同已者以其同已謂之為

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為受國者謂

受而有之此言不能安享於民乃惟成湯克以爾多

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眾也

方簡代夏作民主乃惟成湯能用汝眾方之慎厥麗

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慎其施政於民乃勸善其以

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言自湯

乙皆能成其王道長慎輔相無不明有德慎要囚殄戮

去刑罰亦能用勸善。相息亮反去羗呂反

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帝乙已

囚情絕戮眾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

用勸善。要一遙反又一妙反注同殄亭遍反上時掌反

書疏十七

八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今至于

君謂紂不能用汝眾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辟必亦反
汝眾方之賢人大代夏桀作天下民主慎其所施政教於民民乃勸勉為善其民雖被刑殺亦用勸勉為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亦能用勸勉為善要察因情絕戮眾罪亦能用勸勉為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為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殷也○傳乃惟至民主○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為民主○傳湯慎至刑清○正義曰慎厥麗者總謂施政教爾但下句言刑用勸勉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賞謂賞用勸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傳帝乙至勸善○正義曰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辭察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於戮多罪罪者不濫開釋無罪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清故

鳴呼王若曰誥爾多方告非天庸

釋有夏

歎而順其事以告汝眾方非天庸釋

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

有辭

非天用棄有殷乃惟汝君紂用汝眾方大為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也

疏

順其事而言曰以言告人謂之誥我告汝眾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指說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眾方之民大為過惡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

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乃惟有夏圖厥政

有辭說布在天下以此故見誅滅

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

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疏

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
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問間廁之間
日更說桀亡之由乃惟有夏桀謀其政不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以聖君代間

乃惟爾商後王逸

厥逸

後王紂逸豫其過

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

喪

紂謀其政不絜進于善故天惟下其喪亡謂誅滅也。蠲吉亥反馬云明也一音圭烝絕句之承反馬云升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無念於善

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

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

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

疏 乃惟至念聽。正義曰更說

武正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紂逸豫其過縱恣無度紂謀其為政不能絜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紂雖狂愚冀其念善也計紂為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積五年須待閒暇湯之子孫誕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之。傳惟聖至滅亡。正義曰聖君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為狂狂狂必不能為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

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者方言天須暇於紂冀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也謂之為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為狂豈能念善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狂聖極善惡者言之。傳天以至二年。正義曰湯是創業聖王理當祥亂長遠計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故五年須待閒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所為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為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為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天惟求爾多方其後改悔亦非曲念湯德延此歲年也

大動以威開厥顧天

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

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

汝惟

眾方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克堪用德惟典神

天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天惟式教我用

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

之王命以正汝疏將選入代之惟求賢人於汝眾方大動

眾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我周王善奉於眾能

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

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故故教我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

命命我代殷為王正汝眾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世也

天惟至代者。正義曰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為

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可以

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之詩所謂乃眷

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

但謂天顧此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

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

以顧事通於彼故皆以天言之。傳天以至諸侯。正義曰

周以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後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惡

何事非天由為美道為天所顧以美歸功於天言教我用美

道故得當天意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

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爾曷不忱裕之

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于爾多方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爾曷不夾

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

安乎。夾今爾尚宅爾宅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

音協注同熙天之命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

敗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乎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所蹈行數為不安汝

疑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汝乃不大

各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汝乃不大

汝乃自為不常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

謀信于正道 誦音信 誦音信 誦音信 誦音信

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告戰

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其大下誅

汝君乃其大罰誅之。極純力反本又作極 非我有周

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非我有周執德不安

召罪以疏 今我至速辜。正義曰今我何敢多以言誥告

取誅 於汝眾而已我惟大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

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為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已殺汝四

國君矣汝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諸侯欲

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眾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

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愛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

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畋汝故田其安樂如

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上天之命而自懷疑乎汝乃復

所蹈行者數為不安時或叛逆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

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

棄天命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

道故為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之故其以言

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故其用戰伐要察

囚繫之由汝數為不信故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至於再至

於三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已至再三如今而後乃復有不

用我命者我乃其大罰誅之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

德不安數設誅罰乃惟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勤者恐其

更有叛逆故丁寧戒之。傳今我至之君。正義曰今我何

敢多為言誥而已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為叛逆

受誅故今因奄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命王肅以四

國為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必誅之

謂戒其將來之事與孔不同。傳夾近至安乎。正義曰夾

天多佑汝何故畏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
居臣民重田故云畋汝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今
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即此畋亦田之義也。傳汝未至
正道。正義曰事君無二臣之道為人臣者常宜信之汝未
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汝數為叛逆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
於正道。傳我惟至朋黨。正義曰教告與戰要囚連文則
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約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
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帥是將戰之時於法當有文辭告
前敵也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
辭訊告也告以文辭數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
取其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囚執其朋黨也
此雖摠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約也。傳再謂
至之事。正義曰以伐約為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王
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言上迪屢不靜之事王
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歎而以
方與眾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謂成周之監此指
今汝奔走來徙臣我我監五年無過則是還本土。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爾罔不克臬

於惟有相長事小大眾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臬魚列反馬作剝

長丁反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

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小大多正自為不和汝有方多士當

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

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汝職事爾尚不忌于凶

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克

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

田

汝能使我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徙而以修善得反邑

音悅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能

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迪簡在王庭尚爾事

其大夫賜汝言受多福之作有服在大僚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王庭

疏曰王

鳴呼猷至大僚。正義曰：王言而歎曰：鳴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士，謂四方之諸侯及與殷之眾士，謂頑民遷成周者，因告四方諸侯，遂告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周之章，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惟，有相長事，謂小大眾，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也。小大眾正官之人，自為不和，汝眾官等，自當和之。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汝眾官等，自當和之。汝等親近室家，不惟能勤於汝之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忌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之道，常在汝之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闕於汝邑，善汝之事，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得反本土，長得勤畋，汝故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大大賞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蹈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在於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傳王歎至多士。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眾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傳監謂至本土。正義曰：正義曰：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

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眾士也。五年再聞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傳於惟至用法。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顏氏以相長事，即小大眾為凶德，忌謂自怨，忌上言自作不和，是怨忌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敬。敬常在汝位。傳汝能至邑里。正義曰：閱謂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閱具於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為大善，其治理聽還本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王曰：鳴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

享。王歎而言曰：眾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克享。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爾乃

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若爾乃為逸，豫頗僻大棄王命，則惟汝眾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逖汝土，將遠。疏：王曰：鳴呼！至爾徙之。頗破多反，探吐南反，辟四亦反。疏：王曰：鳴呼！至爾

言而歎曰嗚呼成周之眾士汝若不能勸勉信用我之教命
汝則惟不能多受天福祚矣凡民惟曰不享於汝祚矣汝乃
惟為逸豫惟為頗僻大遠棄王命則惟汝眾方自取天之威
刑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傳
王歎至祚矣。正義曰勸信我命勸勉而信順之凡民亦惟
曰不享於汝祚矣言民亦不願汝之子孫長久矣。傳若爾
至徙之。正義曰成周一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
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告康叔并使諸
侯知之離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惟祇告爾命 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 又曰時惟爾
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
解所以再三 疏 王曰我至我怨。正義曰王曰我今告戒
加誅之意。汝者不惟多為言誥汝而已惟敬告汝吉
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
所以再三被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
取之則無於我有怨。傳又誥至之意。正義曰又誥者更
言王意又謂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別端故更稱王又

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誥之辭又
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曰王若曰
是也又曰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作立政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

立政

言用臣當共立

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

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

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任而鳩反準之允反綴徐丁衛反又丁劣反賁音奔長丁丈反除篇末文注以長直良反餘竝同

周公曰嗚呼休

茲知恤鮮哉

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疏周公至鮮

曰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能成王初始即政猶尚幼少周公恐其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顧古道而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成王今已為王矣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傳順古至不慎○正義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成王嗣世而立故呼成王為嗣天子周公攝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歸政於成王故言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也王肅以為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傳周公至其人○正義曰此以立政名篇知用威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

六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為準人周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得其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皆為非其人也○傳歎此至者少○正義曰此五官皆親近王故歎此五官也歎其也休美也王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為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美美官不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下句惟言禹湯文武官得其人是知憂得其人者少也

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顓俊尊上帝古

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迪知忱恂

于九德之行

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

如字徐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

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

立政君矣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

謀面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于眾官若此則乃能一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

外築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德惟乃

不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述上世之事此言禹與桀也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呼賢後之人與共立於朝尊事上天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手稽首君今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戒其君曰居汝掌事之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為君也禹能謀所面見之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之德則乃能居賢人於官職事修理乃能

三處居無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遠其國乃為治矣及其

未年桀乃為天子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王之法往所委

任是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任小人則滅

是須官賢人以立政也○傳古之至上天○正義曰經言古

之人道惟言古之大道當說古之求賢人之道也王肅云古

事孔子意似不然也○孔以大夫稱家室猶言古人之道說有此

者乃是臣下之事故以為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

猶乃招呼在外賢俊與之共立於朝尊事上天也言君既求

賢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天也言君既求

之至所謀○正義曰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禹之臣蹈知

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

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臯陶謀九德臯陶所謀者即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

塞強而義是也○傳知九至君矣○正義曰進言戒君非大

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君矣亦猶

言王矣言已為君矣不可不慎也君王也變文以相避爾

書流十七

十七

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為君矣言羣官失職則不成為君也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推言三官加州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然則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傳謀所至之外。正義曰凡人為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以忠賢不可別欲知其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官賢人既得其官則為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眾官賢人既得居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者四海之外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猶若衛人居於晉去本國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用之夷鎮蕃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也與孔不同。成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釐乃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釐乃力之反耿工迺反徐工穎反又工承反下同王往况反。乃

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湯乃用三有居惡人

之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又曰能用剛嚴惟不式克

用三宅三俊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其在商邑

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湯在商邑用

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疏**亦越至見德。正義曰不有

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疏**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夏

家乃以開道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昏亂亦於成湯

之道得升聞於天大賜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既為

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也

又曰用三德之俊人能使其各就其居處言皆明其德也湯所

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其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

湯其在商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和於其邑其在四方用是

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遠近皆從化也。傳桀

之至天下。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謂從下而升於天故天

賜之以光命使之得王天下為天子也釐賜光皆釋詁文

○傳湯乃至明德。正義曰臯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

分以為九爾以此知三俊即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也能就其俊事言明德者用以俊又居官顯明其有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經先言三有宅後言曰三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去惡見其須賢之切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用賢又見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嗚呼其在受德皆惟羞刑暴德之人見爾

同于厥邦 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虐。受德紂字馬云受所為德也瞽眉謹反徐乃惟庶亡中反一音閱為于為反下為之同強其丈反乃惟庶

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乃惟眾習為過德之人帝

欽罰之乃伴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 天

疏 鳴呼至萬姓。正義曰既言湯以用賢而興又說紂之失人而滅周公又歎曰嗚呼其在殷王受德本性

大惡自強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同治其國並為威虐乃惟眾習為過德之人與之同共於其政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敬誅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親有德故得為天子。傳受德至威虐。正義曰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為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為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爾其人實為大惡德字乃為善名非是時人呼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為作善字望其為善而反為大惡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瞽強也瞽即昏也故訓為強言紂自強為惡惟進用刑罰身既進用刑罰則愛好暴虐之人故為與之同於其國言並為威虐。傳乃惟至任賢。正義曰暴德言以暴虐為德逸德言以過惡為德習效為之眾者言其所任多也紂任眾為過德之人與之同於其政言其不任賢也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爾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究於商邑是其事也。傳天以至有德。正義曰言天知其惡熟詳審下罰故言敬罰也商本受天命周亦受天命故言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釋言云弁同也同為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親有德也王肅云敬罰者謂

書疏十七

須暇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二有宅心灼見三有

俊心紂之不善亦於文武之道大行以能知三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疏

亦曰至長伯。正義曰既言上天去惡與善滅殷興周即說
文王武王能求賢審官之事桀惡所以與成湯紂惡所以
開文武言紂之不善亦於文王武王使其道大行能知居
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得其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
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
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正長合民心也。傳紂之至之
心。正義曰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
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
為行必同交錯為文所以互相見爾文武受命武王伐紂二
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定天下
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
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毫阪尹已
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子逃
之言其相成爾故以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

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揆度知惡人真惡須屏黜之知賢
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
灼然言其知之審也。傳言文至諸侯。正義曰上天之道
與善去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敬
事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知敬事上帝謂
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建諸侯也以下句立政
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眾君知此立民長伯主謂
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王之
伐言是類類禮皆是祭天之名是文王已祀天立政任人
矣文王未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維武王時爾立政任人
準夫牧作三事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虎

賁綴衣趣馬小尹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左

右攜僕百司庶府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

勸契苦計反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慎擇其人

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為表幹之太史尹伯庶常

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

司徒司

馬司空亞旅

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則是文武

微盧烝三毫阪尹

蠻夷微盧之眾師及毫人之歸文

長皆用賢疏官立政至阪尹。正義曰言文武亦法禹湯審
謂阪音反也。牧者九州之牧治為天地人之三事自虎賁已
下歷舉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為次蓋以
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雖小須慎擇其人乃至
左右攜持舉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眾府藏之吏亦須
擇其人既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小官猶須擇人況乎大
郡邑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既有司之職
可以非其任乎以近臣況遠臣以小官況大官既以近小況
遠大又舉官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下大夫長官大夫及
眾掌常事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司
空之卿及次卿之眾大夫皆須得其人既畧言內外之官又
更遠及夷狄蠻夷微盧之眾帥與三處毫民之監及阪地之
尹長皆須用賢人言文武於此諸官皆求賢人為之也。傳

文武至三事。正義曰前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
後人法前自是常事因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
湯以立政也任人則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
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
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
備文故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
此惟舉內外要官言之綴衣虎賁而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
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其克灼知厥若又云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
由釋之茲乃俾我皆據內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即人也立官
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為此三事而已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
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
之長也與孔意同。傳趣馬至其人。正義曰周禮趣馬為
校人屬官馬一十二疋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
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大僕也虎賁大僕皆下大夫也
此三公六卿亦為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通在下之屬
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
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傳雖左至擇人。正義曰諸官
有所務從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
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賤人

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亦皆擇人。傳小臣至任乎。正義曰小臣猶皆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眾士是也。傳太史至其人。正義曰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為史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如禮樂皆官也及眾掌常事之善士謂士為長官者其大夫及士不為長官者則前云百司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摠舉眾官故特言吉士。傳此有至法則。正義曰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眾大夫則副卿之大夫有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傳蠻夷至用賢。正義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

盧以見彭濮之等諸夷也。丞訓眾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經惟阪下言尹則夷微已下以一尹摠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眾師及毫民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師言監亦是言為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毫是湯之舊都此言三毫必是所各為立監也。毫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毫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其事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為主故先儒因言毫民歸文王爾即如此意三毫為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毫阪尹者共為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臯陶。輟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為三毫三處之地皆名為毫蒙為。北毫穀熟為南毫偃師為西毫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旨。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遠于萬反。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

夫

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眾言及眾刑獄眾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勞於求才逸於任賢。譽音餘

又如**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是

民順法用違法眾獄眾慎之事文王**疏**文王至于茲。正

武此又分而說之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

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既任用俊人每事委之文

王無所兼知於眾人之言或毀或譽文王皆不知也眾獄斷

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眾所當慎之事文王亦不得知也

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於法或

用違法眾刑獄眾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於此惟委

任賢能而已。傳文王至德者。正義曰上言文王能知三

宅三俊知此能居心者以遠惡舉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

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之常事也。傳文王至任

賢。正義曰下云是訓用違即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稱譽

之事用違則毀損之**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

事但分析言之爾**厥義德**亦於武王循惟文王無安天下之力不

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救亡婢反**率惟**

受此大大之基業傳**疏**亦越至不基。正義曰亦於武王

之子孫。傳直專反**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不不基**武王循惟謀從文王

之功不敢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遵循

者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竝受此大大之基

業謂受命為天子傳之子孫。傳武王至子孫。正義曰以

言竝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為君臣竝受此大大之基業謀從

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共有故言竝受且

王為天子臣為諸侯皆受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為竝受也

嗚呼孺子王矣歎稚子今以為王矣不**繼自今我**

可不勤法祖考之德**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

乃俾亂繼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

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之言知臣

下之勤勞然後莫不盡其力。同**相我受民和我庶獄**

俾必爾反下同治直吏反下同**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眾獄

言不可復變。相如字馬息亮反。自一語一言我則

末惟成德之彥以久我受民言政當用一善善在

擇言如此我則終惟有成德之美疏鳴呼孺子至受民。

以治我所受之民。誥戶怪反。正義曰周公既歷說

禹湯文武乃復指戒成王嗚呼而歎孺子今已為王矣既正

位為王事不可不慎繼續從今已往我王其與立政謂大臣

也其與立事謂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此等諸臣我

王其能察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理言知其

能有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

眾獄訟及眾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言其

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為人主用是一善之言善在一言

而已勿以惡言亂之王能如是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

治我所受天民矣。傳繼用至心力。正義曰自此已下四

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

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為從亦訓為用此傳言

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

小故以立政為大臣立事為小臣及準人牧夫畧舉四者以

摠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

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各

盡心力也。傳能治至復變。正義曰相訓助也助君所以

治民事故相為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

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眾獄眾愼之事使其

所則為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此法盡善不可

復變易也或據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餘人代之也。傳言

政至之民。正義曰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

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

話者言人君為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

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

可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為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為善

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訓為終彥訓為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

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鳴呼予旦

所受天民矣釋訓云美士為彥故彥為美

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歎所受賢聖說

以告稚子王矣。稚禹湯之美言皆

直吏反本亦作稗。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

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孫從今

已往惟以正是之道治眾獄

眾慎其勿誤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

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言用古商湯亦

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 [疏] 嗚呼至俾

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釋音亦

曰且者周公名也周公又歎曰嗚呼我且已受賢聖人說禹

湯之美言皆以告孺子王矣王宜依行之繼續從今以往文

王之子孫其勿得過誤於眾獄訟眾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

是之道治之用古商人成湯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

牧夫準人此等諸官皆用賢人之法則能居之於心能用陳

之於位明識賢人用之為官此乃使天下大治戒成王使法

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畧無別意也能居之於心謂心知其

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於位用之以為官也王肅曰則

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國

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儉人不訓

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儉息廉反徐七漸反

本又作愚馬云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

儉利佞人也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

吉士用勸相我國家立政之臣惟其吉士用 [疏] 國

至國家。正義曰既言湯與文王用賢大治又言其不宜用

小人商周聖賢之國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此儉利之人

不順於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當繼續

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儉利之人其惟任用善士使勉

力治我國家教王使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告文

用善士勿使小人也

子孫言稚子已即政 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

為王矣所以厚戒 夫 獨言眾獄有司欲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

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竝設以升 方行天下

禹治水之舊迹。詰起一反馬云賓也

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戎 以覲文

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太烈能使四夷賓服所以

見祖之光明揚父之

書流十七

大鳴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業其

能用賢才為常人不能
可以天官有所私
疏王今文至常人。正義曰今告汝文
為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設於眾治獄之官當須慎
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賢也治獄之吏養
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
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於四海之表無有不王之王之
者以顯見文王之光明以播揚武王之表無有不王之王之
光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之至立行
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不其才此雖有
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傳
獨言至官人。正義曰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
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
其慎官人也。傳其當至舊迹。正義曰立官所以牧養下
民戒備不虞故以詰爾戎兵為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
兵故傳以為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
必登山故以陟言之如禹之陟方意亦然。傳方四至化者
。正義曰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為四方釋地云九
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

化者即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海是也。傳其惟至所私。
正義曰官須常得賢人故惟賢是用賢是常常則非賢不
可人主或知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
周公若曰太史
天為官故言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順其事并
告太史
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茲
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此必二反又如字茲

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

六典有廢置官人之
制故告之。行如字
疏周公至中罰。正義曰周公順其
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既能用法汝太史當敬汝
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欲使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
蘇公之比也此刑獄之法有所慎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
之罰不輕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也。傳忿生至之比。正義
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
司寇是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
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太史知其言
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類也。傳此法至告之。正義曰

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慎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列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為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治獄使列用中罰明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之法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七

長風閣藏

尚書注疏卷第十七

江西鹽法道胡稷棻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七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冊書之命 古本冊作策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古本聽下有於字

故退為眾人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同毛本眾作庶

謗毀周公 宋板周公下復有周公二字屬下句

謂流之遠也 毛本也作地案也字誤

乃更爵祿 宋板爵作齒是也盧文弨云祿亦當作錄

不云其爵 宋板同毛本云作聞

留佑成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佑作佐案佐字是

世家云蔡叔居上蔡盧文弨云世家當作世本据史記集解。按疏下文引宋仲子云云

宋仲子乃注世本者也

子能蓋父古本下有惡字

使可蹤跡而法循之岳本纂傳跡作迹按說文有迹無跡此處經文及傳上句俱作迹此句不當歧出

言當循文武之常教古本纂傳武作王按岳本已作武

無荒棄朕命石經補缺棄誤作失

使作冊書告令之古本作使為此冊書告令也之也宋板作使此冊書告令之山井鼎云二本紛亂混淆似有謬誤古本上也字誤寫灼然。按岳本纂傳俱作使此冊書告令之與考文所引之宋板同偽古本衍二也字疏標起訛可證

成王既至作蒲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作改將是也

古人居此地者纂傳人作之。按依昭二十年左氏傳當作始

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齊召南云周本紀注引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疑此疏地字訛

多方第二十 周書

誥以禍福古本誥作告

眾方天下諸侯史記集解眾上有告字按傳意以眾方釋多方以天下諸侯釋眾方也不必加告字

以成以政之序毛本下以字改作成案以字誤

王親征之奄滅其國宋板同毛本無之字案之字衍

殷之諸侯王民者毛本王作正案王字誤

我大降汝命古岳宋本纂傳降作下

洪惟天之命

諸本天上有圖字此誤脫也

桀乃大下罰於民

古本罰下有誅字

言桀不能善奉於人眾

古本眾下有民字。按以疏攷之人眾當作民眾眾下不得復有民字

字

謂殘賊臣

古本臣上有之字

民當奉主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主作王案所改是也

天所不與之者

按所下疑有以字

亂主所好用同己者

宋本重好字按宋本是也

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古本享上有其字非也

作天下民主

此句下宋板有湯既為民主五字

非天用棄有殷

古本作天用棄有殷紂也非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

古本下逸字作偷下尔乃惟逸同後皆改作逸

故天惟下其喪亡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其作是

武正喪服三年

案正當作王形近之譌

聖君上智之名

毛本君作者案君字誤

任天王

毛氏曰任作王誤與國本作天下。按疏云任作天子也則王當作子

惟用教我用美道伐殷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伐當作代按疏則作代字是

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

宋板之作道案宋本是也

欲以伐紂

宋板伐作代按作代與宋本注合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古本無惟字

我乃其大罰極之古本極作極釋文云極字本又作極即古本之所本按作極是說詳段玉裁尚書撰

異
即此畋亦田之義也浦鏜云爾誤亦按浦按是也

董之以武帥宋板帥作師。按作師與昭十三年傳合

與眾多士古岳宋板纂傳眾作殷按眾字非也

監謂成周之監古本同宋板正德本同山井鼎曰嘉靖本誤衍一之字神廟本強改之作三崇禎本

據之正德以上諸本皆作成周之監今當從之齊召南云文祇應云成周之監不當云三監此指洛邑之治殷民者非謂武庚時事也按孔疏並不解三監字義則知三字衍文也。按疏云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明無三字岳本纂傳俱不誤葛本與嘉靖本同非也

臣我我監岳本葛本同毛本臣我作臣服案古本無服字山井鼎曰宋板正嘉三本作臣我我監衍一我

字神廟本改上我字作服崇禎本據之

則是還本土古本岳本宋板是作得案是字非

我有周惟其大夫賜汝毛本大夫作大大大夫誤也

言受多福之作閩本葛本同明監本作作胙是也毛本誤作祚

若能不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案二句誤複衍

我有周惟其大大賞賜汝宋板大字不重

汝無我怨岳本同毛本怨二字誤倒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宋本首題尚書正義卷第十七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按此篇序題下俱無疏疑有脫誤

今已為王矣古本今下有以字宋板已作以山井鼎曰以下文注推之古本衍已字也按岳本與宋本

同纂傳與毛本同

知憂此官置得賢人者少也 宋板置作宜

茲乃三宅無義民 古本義作誼下義德同

臯陶所謀者 宋板臯上有故言九德四字

但大佞以忠 案以當作似毛本不誤

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官賢人 諸本同毛本官誤官山并鼎攷文以毛本為据

直書作官誤也官上宋板有善字

曰三有俊 古本俊作峻下三俊三有俊同

言逮近化 岳本逮作遠是也

亦於成湯之道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於作從

呼之有單復爾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復作複

異言之爾 纂傳作異其文耳

亦曰至長伯 宋板曰作越按曰字非也

維武王時爾 宋板維作惟纂傳作謂

及眾掌常事之善士 古本無常字

特舉文武之初以為法則 岳本纂傳特作時屬上句與疏合宋板亦作時下更有也字

蠻夷微盧之眾師 闕本葛本同毛本師作帥案師字誤

乃至左右攜持舉物之僕 毛本舉作器案舉字誤

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 盧文昭云而言牧者以五字疑衍

按此疏自前已備文至自詳廿四字皆疑衍下句故字亦衍

兩謂兩卿長謂公卿纂傳二句倒是也

其作立政之篇宋板其下空一字

故言師言監宋板師作帥

毫人之歸文王按疏上下文俱作毫民此人字亦當是民之誤

陶轅轅毛本陶作南案陶字誤

惟慎擇有司牧夫而已古本擇上有惟字非也

知此能居心者宋板能上有言字

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力閩本葛本同毛本力作功是也

然後莫不盡其力古本岳本宋板其作心與疏合

及眾當所慎之事按當所二字宜倒

皆以告稚子王矣陸氏曰稚直吏反本亦作穉。按前章傳已有稚字至此始作音并存別本未

詳其故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陸氏曰儉本又作憇同也按說文憇疾利口也引詩曰相時憇民今詩無

此句蓋引盤庚也是漢世古文尚書檢皆作憇孔氏元本亦與之同陸氏於盤庚不言至此乃言之未詳其故。按集韻引說文作商書相時憇民丁度時所見說文尚不誤也

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宋板之作小

無不服化者乎古本無下有有字者下無乎字宋本同毛本有字乎字並無山并鼎曰正德嘉

靖二本共無有字者下有乎字為誤。按岳本纂傳亦俱作無有不服化者與疏合閩葛俱與正德本同

孺子今已則政為王矣毛本則作即案則字誤

王其勿設於眾治獄之官毛本設作誤案設字誤

不可任不其才

毛本下不字作非案非字是

如禹之陟方

宋板禹作舜。按宋本是也

周公言然之時

案然字恐此字之譌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七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葉



